

绘图施公案

一
五九册

詩曰
周易
詩經

猶圖施公
筆後集

新刊繡像全圖施公案後傳序

施公案一畫海內各書肆售有前刻始於江都縣令終於倉場總督其施公生平之實事未能盡其所長且叙事頗寥寥用筆草率節目多有疏誤字句多有舛錯並未校對補刊此何故也皆欲速之弊也本鋪自意將前部再為加工校補刊刻與後施公案合為一書一并廣傳于世柰為時力所制未能遂願但即前部倉場上任法師求雨踵而叙之凡名臣傳方略實錄概不採取慘淡經營蓄盡心血歷三年之久始成此書施公之忠正天靈等之俠義描寫殆盡至若施公奉旨山東放糧後陞總漕淮闊上到任處除暴安良大霸諸人之羽翼相輔而成天霸一盜魁出身後竟以公爵獲封至今名姓昭昭猶在人口耳間焉豈非為善報之一驗邪採輯成帙七千餘篇共計十六套未能一時列成茲先出四套以公世之同好者然雖係小說尚非淫詞艷曲可比亦為正史之小補真為序

光緒十九年癸巳小陽月文光主人識
新刊繡像全圖施公案後傳目錄

卷之一

第一回

為政有功陞倉庫

行路偶遇盜官糧

第二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衆官員射箭賭鈔

第三回

索御史懼叅請罪

施賢臣假審危人

第四回

張洪教擒拿妖怪

甘中元控告豬龍

第五回

衆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袖持鞭保駕

第六回

張手雷法臺驅邪

拐鍤牌龍潭致雨

第七回

施賢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閉鎖空房

第八回

衆倉戶巧蒙作弊

施不全復申牌示

第九回

入京師賢臣陞見

扮富商私訪民情

第十回

走漫窪小西取水

逢賊寇賢臣遇災

第十一回

商家林賢臣被困

三義廟義士發風

卷之二

第十二回

飛山虎喝退羣伙

第十三回

眾義寇拜叩大人

第十四回

少婦送葦露破綻

惡霸行路逞威風

第十五回

關小西輕冒刀鋒

第十六回

施按院暗驚魂魄

第十七回

賀義士隨往山左

施欽差住宿濟南

第十八回

小銀槍鑿戰閻太

第十九回

衆盜寇嘲笑對句

第二十回

關小西聞信驚心

第二十五回

施大夫人被綁明柱

關義士獨闖賊巢

第二十六回

衆綠林箭射施公

第一十七回 天譖霸路上遇險

施督臣住店逢賊

第二十八回 刀氏女幾天得利

張豹兒一曰遭擒

第十九回 飛山虎賊店遇友

施督臣負傷求醫

第三十回 鴻鵠二聲奇冤自救新墳一舉舊恨分

第三十一回 朱蠶婦直言無隱

鄭公差應變隨機

卷之三

第三十二回 馮大生圖財害命

金首義提審出監

第三十四回 衆官按戶口造冊一千總報遭連來糧

第三十五回 賀天保備手擒寇

方小嘴設計搶糧

第三十六回 衆官兵押送方成

賀義士力追干六

第三十七回 飛山虎被抓亡身

賽袁蓮中標落馬

第三十八回 見稻穗擬名派差

聽民詞新聞霸道

第三十九回 設差使班頭遭譖

求門批家口收監

第四十回 張岐山割肉見怪

王朝鳳飲酒得差

第四十一回 濟將法巧煩天霸

探隱情偶遇佳人

第四十二回 李醉鬼冤沉得釋

韓道清忠滿遭擒

第四十三回 關好漢下帖吃驚

黃莊頭聞名添喜

第四十三回 關小西假請張霸

聽民詞新聞霸道

第四十四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黃天霸信義全交

第四十四回 關小西假請張霸

聽民詞新聞霸道

第四十五回 關小西押送回衙

施大人候旨問斬

第四十五回 關小西假請張霸

聽民詞新聞霸道

第四十六回 喬二脫逃黃關請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第四十六回 關小西假請張霸

聽民詞新聞霸道

第四十七回 喬二脫逃黃關請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第四十七回 關小西假請張霸

聽民詞新聞霸道

第四十八回 朱光祖回衙審案

第五十�回 朱光祖回衙審案

第五十五回 朱光祖回衙審案

第五十五回 朱光祖回衙審案

第五十九回 黃天霸訪賊宅

第五十九回 黃天霸訪賊宅

第五十九回 黃天霸訪賊宅

第五十九回 黃天霸訪賊宅

第六十五回 關賢惡陷王逃走

第六十五回 關賢惡陷王逃走

第六十五回 關賢惡陷王逃走

第六十五回 關賢惡陷王逃走

第六十六回 王棟解羣園認友

第六十六回 王棟解羣園認友

第六十六回 王棟解羣園認友

第六十六回 王棟解羣園認友

第六十七回 黃天霸押解交差

第六十七回 黃天霸押解交差

第六十七回 黃天霸押解交差

第六十七回 黃天霸押解交差

第六十八回 商家林費玉鳴冤

第六十八回 商家林費玉鳴冤

第六十八回 商家林費玉鳴冤

第六十八回 商家林費玉鳴冤

第六十九回 計謀誑捉王林阿

第六十九回 計謀誑捉王林阿

第六十九回 計謀誑捉王林阿

第六十九回 計謀誑捉王林阿

卷之五

卷之五

第七十一回 得虛報美成送信
第七十三回 白雲客計全決死
第七十五回 天霸回公館養傷
第七十七回 施賢臣賣卜訪案
第七十九回 捜消息施公淨宅

第八十一回 馬快頭奉差違命
第八十三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八十五回 施巡按回朝繳旨
第八十七回 復宣黃天霸見駕
第八十九回 老佛爺降旨封官
第九十一回 計神眼巧逢故友
第九十三回 施賢臣假扮客商
第九十五回 兩岸仰瞻施按院
第九十七回 赴淮安初經水路
第九十九回 縣令徇情主僕疑心總漕折獄生死冤明

卷之六
第八十二回 韓德驛謝虎被擒
第八十四回 白朱氏問卦尋夫
第八十五回 辦差使吳徐領職
第八十六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八十八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八十九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五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二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四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六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八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一百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七十二回 掃巢穴衆寇伏誅
第七十四回 和尚開山門答話
第七十六回 賢臣任印縣調兵
第七十八回 旅館婆替夫告狀
第八十五回 消災孽朱氏求神
第八十二回 公差訪拿賀重五
第八十四回 賀囚徒畫供結案
第八十六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八十八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八十九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五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二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四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六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九十八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一百回 朱節娘訴狀陳情

第七十二回 驛館立狗腿炮 鄭州訪一枝桃
第七十四回 和尚開山門答話 天霸追謝虎中標
第七十六回 賢臣任印縣調兵 朱計李家務求救
第七十八回 旅館婆替夫告狀 藍田玉提審出監
第八十五回 消災孽朱氏求神 聰情由天霸裝鬼
第八十二回 公差訪拿賀重五 凶犯巧遇琉璃河

第一回 為政有功陞倉廠

行路偶遇盜官糧

九霄謫下一星君

為佐興朝落世塵 初任江都稱令宰

終陞漕運作良臣

閻羅施老名何愧

宋代包公品亦真 姓字直須留畫闈

銘功應合上麒麟

話說施公自從關山西來投稟說西山桃花寺淫僧惡跡暗中採訪確實奏明康熙佛爺復派閻太王殿臣郭起鳳調動盧清橋飛虎廳官兵將淫僧慧海性本俱行擒拿鎖解進京到順天府衙門審明口供畫招畢俱各收監施公見天色已晚回到宅內父母面前請安來至書房修本寫安裝入木匣安歇。至次日五鼓入朝將本章交付梁九公轉奏皇上康熙佛爺龍曰賢軍御批慧海性本敗壞佛門內有人命即行處斬其餘眾僧按律治罪。寺內所藏婦女除馬桂姐之外着其本家親丁認明領去。桂姐原是翁婿之案任其婿自便欵此欵遵施士倫為國勤勞有功應陞通州倉廠總督。即日赴任施公接了此旨望闕叩頭謝恩領旨出朝到順天府吩咐書吏連夜會同刑部遵旨將慧海性本二僧正法其餘眾犯亦各按律定擬發落已畢新府尹前來上任施公即至衙門將已結未結案卷交代明白諸事辦完出衙門回府來到門前但見報喜之人來往喧嘩施公走至廳堂父母面前問安已畢將奏事陞官緣由稟明太老爺太夫人俱各心中大悅吩咐管家開發喜錢此時合宅慶樂不表且說賢臣派人將王殿臣郭起鳳閻小西尋來不多時三人齊到來至書房見了施公一仝跪倒叩喜已畢侍立一旁賢臣心喜因三人破殺案有功俱加厚賞復說帶他們通州倉廠當差三人聞聽情愿同去分派已定即到各處拜客府內演戲三日親朋齊來慶賀賢臣應酬幾日有通州倉上人役前來接到府門施公不代家眷只叫施安王殿臣郭起鳳閻小西四人收拾行李包裹諸件齊備叩辭了父母告別了兄嫂往外就走眾親友送到府外俱各哈哈腰兒施公乘上坐騎內司人役前護後擁跟隨着大人往通州進發要趕吉時上任不多時出了齊化門賢臣馬上觀看只見車馬往來擁擠難行留心細瞧大車上裝的全是糧米正在前行觀望聽路上車夫喧嚷因為爭轍相打各道字號不肯避讓這個說你敢來欺我該探問探問外號兒人稱顯道神誰不曉得祖宗讓過誰那個說小子你別吹牛眼大太爺在輪子行京通濟衛朋友甚多提起大號黑塔賽亞嘗那個不知只見彼此罵着扭結不開那時康熙年間石路尚未修齊所以車輛難行却說兩個車夫只顧揪打車上糧米撂在道旁並不經營猛見從四外跑來一群男女並非近前勸解哄的一聲竟拍了米車一齊動手賢臣不解其意勒馬細察但見這些人奔到車前從袖內扯出明晃晃光刀照着米袋口往下便扎登時糧米順着八竈直傾倒逼那些人各從腰內解下布縫袋擰開袋口對準穴窿接米收盛滿了抗在肩頭上飛跑而去還有用簸箕撮的衣裳兜的亂紛紛如蟻盤窩不多時車上米糧約失大半賢臣馬上看的明白甚為惱恨正要分派人役前去鎖拿忽見有幾名官兵舉馬鞭將溢米之人一頓亂打打的四散又將車夫喝開一人不打開了回來看車只見糧米被人盜去許多口袋被刀扎了稀爛滿地撒白花花的糧米二人口縛着忙後悔大罵幾句只得把車上口袋一齊搬在地連忙從近方買了些號糧將口袋餘剩的傾出後合完畢連泥帶土提在一處比狗屎足復裝在口袋用繩細緊抗在車上搖鞭赶車恨恨而去施公俱看在心

暗中說道難怪在京八旗人等報怨好容易等到開倉門了米去不值錢原來竟是這此奴才弄暈如此看來真是可恨施公思想往前行走。但見掃米之人成羣搭夥滿路穿梭。賢臣看罷甚是帶怒暗說此等人萬不可留到任後必先除淨。正在心中思想不覺馬到通州西門擡頭一看前邊執事甚是鮮明屬下官員排在兩旁。前來迎接吏役官兵報名已畢鑼聲振耳。青衣喝道一直行到倉廩總督衙門只見內外懸紅結彩鼓樂喧天衆人衙門外跪接親隨人等跟定賢臣乘馬來至大堂。滴水檐前人役伺候連忙攙扶大人下馬即刻升堂。前任大人交代明白告辭出衙歸騎等候盤查不表且說屬下官員吏役前來接連叩拜已畢天色將晚眾官人等俱各散去。賢臣退堂歇息次日清晨淨面用茶已畢諸事完備這纔穿戴齊整叫家人施安往外傳去吩咐人役外面搭轎將執事列在兩旁伺候。賢臣乘轎帶領從人執帖回拜已畢大人回到衙中升堂理事人役兩旁站立訊明倉上成規吩咐書吏按律出示曉諭如有倉廩內外舞弊之人訪查明白重責治罪又用硃筆標了幾張手票派人役沿河一帶催各船戶倘有無故停留淹滯者如被查出立拘鎖拿問罪將王殿臣郭起鳳喚來吩咐帶領兵丁差役人等在旱路上來往察訪。掃米之徒如若見掃米之人不分男女一並鎖拿分派已完。賢臣退堂且說郭王二人各遵鈞諭帶領一千大眾出衙而去未及三日將掃米之人拿住許多二人進衙稟明大人立刻升堂人役押到公堂俱行下跪。賢臣一看滿臉含怒用手一指高聲喝道爾等這些無知的奴才真是可恨你們為何起意私搶皇糧也該想想國家的法律從南邊運來米糧俱是萬歲爺着八旗兵丁之儲國家之需用孔殷那許爾等妄私行竊的道理。清平世界不務正道竟敢大膽胡為爾等只顧使刀扎破口袋盜米肥己豈知漕船比你們偷的更多那些狗才車夫恐怕米糧數目不足難以交倉僅此泥土倉上官吏並不留心查驗下入倉庫等到八旗人等閑糧之期以致閑去不能食用豈不反苦害軍民在京旗人年月演習弓箭保國當差並非容易這米乃是老幼的口糧似此連仄帶土原來竟是你們這些奴才閑的詭弊快快的審說何人與爾等作主竟敢如此膽大爾等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衆人見賢臣大怒俱各往上叩頭哀求大人寬恩小人們實係皆因家中寒苦無人掃些土糧度日並非受人主使扎口袋盜官糧敗心妄作小人斷斷不敢想求大人開天高地厚之恩小人們實在冤枉。大人怒罪賢臣一心要斷明此等之人遂大聲喝道你老爺親自眼見爾等還敢亂道空口閒賊焉肯實說喝打。吏役差人隨即答應每人重責三十大板皂役不敢怠慢每人重責登時打完眾人往上叩頭求大人施恩。賢臣吩咐人役由衆人之中挑選幾個枷號在衙要之處。下眾三個月從此掃米之人。都知利害。掃米堆在地面上無人敢來動大人將書吏傳來隨吩咐示出曉諭車船之上凡運糧不拘水陸糧米到倉監督收閱查足數目再賄成色過秤倘有成色不佳斛口不足將押運官同船戶車夫一齊治罪書吏擬寫已畢夥上巨印派入粘貼要路大人退堂。關小西王殿臣郭起鳳約在一處走上前來與大人請安站在一旁。大人座上問道你門三人在水陸糧道查訪事體如何三人見問躬身稟道小人等前去客路查訪凡官吏車夫船戶而今都是大人法令整嚴不敢私弄情弊。關小西稟道小人風聞一件奇事查訪確實特來稟報大人得知賢

蜜蜂補樹。同文武每曰：「焚香佛前拜禱叩求甘雨。」這日正同文武佛前行禮，只見有人前來稟報說有巡漕御史在城外下馬。現在時到了館驛，小人們前來稟明，不知這位御史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衆官冒射箭賭鈔

且說這位巡漕御史正是白旗滿洲四甲的人，本姓趙，字索色人，稱索五老爺。他身後跟隨十數个家丁，拿包袱攜坐褥，提定烟袋荷包，俱是穿著紗袍腰束涼帶。賢臣一見連忙一瘸一拐走至面前，彼此各施一禮。勿聽通州州官道索大人不認識施大人，麥這位就是倉殿總督大人。索御史聞聽仔細，將賢臣一看，只見頭戴獐帽，身穿蟒袍，補褂是穿宮靴，左代倭奔右代點脚前有雞胸，後有貢肩，瘦小身體歪斜，十分難看。索御史心中暗笑，怪不得人說稱他施不全真名，不虛傳。皇上怎麼愛惜他？這種人品看罷，假意帶笑道：「彼此見禮，裡行走直至廟堂一齊，各按次序落座。用茶不表。且說滿洲人最喜愛的弓箭。索御史見施公身帶殘疾，心中暗生一計，打算叫施公人前出醜，說射鵠施公帶笑道：「索大人出的主意甚妙，却是一宗解悶之事。但只一件，我施某有一句拙言，在眾位面前先要說明。我夙有賤恙，兩膀無力，恐未免弓箭不堪。眾位莫要見怪。眾官同索御史聞言，疑施公懼敵，不待說完，眾人合掌大笑。索御史說：「大人算你輸了。」少不得擇日奉擾大人。施公見索御史自以為得意，慌忙說道：「索大人休得見笑。既是設局射箭賭勝，須要在大眾面前言明。眾位身體強壯，勝十倍於施某，可有一件望求，據代緣故，乞承索御史道。施大人不必太謙，無非取笑而已。免得在此閒坐，輸贏何必挂齒？」人不必猶豫，說罷吩咐他的跟人到館驛將弓箭取來。就在廟內寬闊之處，量准步數，將鵠安置停妥。家人前來稟明，索御史說道：「箭破收拾已妥。眾位可派人取弓箭，各代錢串，眾人聽罷，各派人而去。施公見眾人家丁下去之後，即將施安喚到跟前，吩咐如此如此。急去快來，施安答應出去，似箭如飛，往衙而去。不多時，眾家丁陸續而至。此時僧道將經止住，前去用齋州官說索大人既然佛事已畢，大家該取笑解悶了。索御史說道很好。眾位請。這纔大家一同前往箭廠而去。各官親隨接連放下坐褥，按次而坐。索御史說道：「我有一言，說出大家莫要見怪。今日既然取笑，賭賽輸贏，不論官告回職，只要精熟箭法，射的妙就贏，即刻將錢拿到排好。言明賭錢若干，免得臨時咬嘴。眾官員說有理。我等謹遵大人臺命，言罷，各吩咐家丁拿過包袱，換了衣服。索御史道：「不知那一位先來比較？」頭一枝箭請上來。索御史言還未了，忽聽一人答道：「大人卑職不才，情願先討一箭，與大人要上一局。眾位休得見怪。」賢臣一看，却是通州知州，多叫計拉嘎。係正白旗蒙古領下人。索言與索爺相識，索御史聽罷連忙說：「既然尊州取笑，何必太謙？不知尊州要賭輸贏，皆知州答道：「卑職與大人賭一串。」索御史聞言，代笑說道：「計老爺你也過於小氣了！一串錢那裡值得？說賭還不夠抽頭呢！」此迺頭一箭，是開張發市。我與計老爺賭上二十串錢。你若輸了，就按比數曰：「我若是輸了，按照此數加倍。但不知計老爺尊意如何？」知州見索御史追問，心中打算，欲要應允，又怕一堆錢輸了，欲說不允。此言出口，教眾人看看，輕薄寶出無奈，尊聲索大人既然如此，卑職從命。請大人先賜一箭。索御史叫親隨取過弓箭，往前行了幾步，對准鵠子擎弓在手，兩足站定，但見他不慌不忙，拽滿弓弦，後手一鬆，一箭射去，勿聽的一聲响，這枝箭只中鵠子上紅心。眾人喝彩。索御史贏這一局，揚揚得意，說道：「計老爺與索某要了一局，還有那位出頭？索某情願領教。」話未了。

內有一人走至索爺面前。口尊大人卑職斗胆請付一箭。奈因不過取笑並非特為開賭。望大人切莫見罪。隨說着。滿臉帶些小殷勤。衆人一看。原是通州司務廳札向阿索爺道。札老爺你要拾箭要箭。不知要賭多少錢。大概也是二十串罷。札向阿連忙說道。卑職言過。原為遣賭錢五百多了實不敢奉命。施公與眾官尚未答言。索御史說道。札老爺你這五百錢的話也。說得出口來。你也是此處官員。不如庶民下役三五百錢會的很重。你我大家俱受萬歲爺恩澤。說出此話。豈不怕旁人恥笑。況且亦不能預定誰勝誰負。難道說札老爺有先見之明。索御史這一片言詞說的札老爺面紅過耳。代愧說道。索大人卑職不過說的笑話。大人就信以為實。依大人要賭多少呢。索爺道。賭上十串。何如還先讓你拾箭。若果中紅心。你將這二十吊錢都拿去。你看如何。札向阿暗想是个便宜。說是卑職怎敢大膽。有僭。欽差索爺道。札爺不必太謙。就請罷。札向阿回身拿過自己弓箭。走至紅鵠對面認扣弦。將弓挽滿看准了。把後手一鬆。只聽得的一聲响。通一响。連忙觀瞧。原來射的太高。從鵠子上冒過。約有一尺。射到席上。眾人看罷。俱皆暗笑。這樣箭法。還下場何苦。丟這個醜。札向阿見箭落空。一則輸錢心疼。二則被眾人恥笑。兩氣火攻急的兩眼發赤。鼻凹緊用汗出直流。遲了半晌。無計奈何的叫跟隨之人拿過十吊錢。放在那邊地上。瞄着那錢口。雖不言。暗中真是氣恨。但見施公坐在旁首。只見索御史箭無虛發。心中暗自說道。索色。你雖然箭法純熟。只是一件未免目中無人。眼空四海。這些無能之輩。俱都教他將錢輸了。這猶小事。豈不日後更教他誇口。況且他的主意與眾人比較。是個題目。原來安心教我在大眾面前現醜。因此他纔出這個主意。施公想罷。暗說。若不如此。這般他們如何肝胆佩服於我。站起身來。勉強帶笑。口尊致歉。我施某與大人討一箭。對要一局。如何呢。索色見賢臣說要射箭。正合其意。連忙帶笑。開言說道。很好。我陪着大人。就是敗官。要賭施公出醜。一齊說道。一位大人上場。我等情願監局打箭。賢臣明知眾人奏去。心中暗罵。好一羣趨炎附勢之徒。竟敢如此欺我。那豈不是妄想。爾等既如此。我若不叫爾等甘心認罪。爾等豈肯佩服。叫聲欽差大人。你我今日入局。迺是初次。必須要多賭幾十吊錢。我射中了贏三十吊。我若輸了加倍。素大人。你看如何。索爺聞說。連連道是。還是施大人爽快仗義。就請大人先發一箭。我等領教。施公聽罷。並不推辭。吩咐施安拿過銀背花裝弓寬去官服親隨接去。大人忙將箭箭下槽中。弦搬在撒子之上。安置停妥。大人走至鵠子迎面。雙足站定。對準鵠子紅心。一搬弩弓。消息。雕翎發出。只聽吧的一聲响。不料箭頭略偏。那枝箭射鵠。箭柱上。眾官見他開弓的架式。不敢明言。暗中發笑。施公早已明白。遂即走到堆錢之所。上前伸手就要拿錢。索爺說道。大人。你輸了。怎麼倒來拿錢。說着。用手攔住。正在亂忙之際。下邊用腳將錢踏住。施公忙把索爺的雙膝抱住。跪在地下。不知索爺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施賢臣設計請客

索御史暗惱大人

且說索御史見施公跪倒抱住他的腿。大聲喊道。教驚索爺大吃一驚。一時心中醒悟。連忙將脚收回。雙手將施公攏起。尊聲施大人。休要如此。爾我不過取笑。散心而已。施大人站起身來。含怒說道。欽差大人官級出品為何。知法犯法。此錢乃萬歲的國寶。上有康熙二字。用脚踏住。豈不欺君太甚。說着扭頭對眾官道。我施某上本少不得添官報位作干證。由萬歲發落。眾官聽罷。一齊吃驚。走至施公面前。控背躬身。帶笑說道。索大人。寔出無意。望求施大人。貴手高抬。不表。大家見施公出了廟堂。俱各啞口無言。心內害怕。索御史更加後悔。

暗自說到底我時運不至自引大燒身這事看來必須如此這帳方能解合想罷對廟內老道說這堆錢你們拿去作為香資復又吩咐親隨將鵠子弓箭收拾起來家人答應著時收妥索爺邁步出廟上馬回至館驛。官見天色已晚俱各散去不表且說施公回到衙門茶飯用畢家人秉燭連忙修表摺稟大人尚未寫完忽聽外邊响聲施公停筆叫施安你去到外邊看看有何事施安應聲而去不多時上前稟道回大人方纔小人聞明言是索老爺特遣家人前來給大人請安有書一封前來投遞施公聽罷點頭說施安你將來人喚安施公看來人身穿青衣頭戴涼帽年約三十之外甚是強幹大人看見罷叫道管家起來那人站起身來從懷內把書信取出雙手交與施安轉呈頭大人賢臣拆封觀看但見上寫

索色謹呈前者在大人台前實因粗心草率誤踏國寶以致冒犯台駕有越國律大人若奏明聖上索色難逃欺君之罪拜懇大人施天高地厚之恩容恕過您決不敢有負深恩如蒙見諒現有薄禮一盒奉上幸遮合郡衆人眼目特此致意萬望勿却

賢臣看罷不好明言心中暗自說道好索色你倚仗欽差二字眼空四海原來也是胆小之輩懼怕捉拿我想此禮若不收下他必不放心反怨我過於刻薄這並非國家大事參與不允無甚要緊但只一件收下此禮難免合郡官員不知那時風信傳出聖上知道豈不敗壞我為官清廉正直之名說我貪贓受賄左思右想忽心生一計除非如此這般方保無事想畢連忙提筆寫了一封回字裝在封筒之內吩咐施安交與來人說道管家此書持回呈與你家老爺說施某多多拜謝幾句謙詞來人轉身而去不表且說施公自從將銀收下尋思將衆官口舌縫住坐在書房暗想拿住他們款迹還傳叫他們知若許的人情雖然日後傳說便也無妨於事想罷叫施安你速去齊備賢臣出衙上轎頃刻間到了城隍廟賢臣下轎復又走到配殿只見廚役人等將座位排設得整齊是倚收拾得停妥潔淨賢臣看罷吃茶落坐等候不表且說衆官接了施公請帖猜疑不定暗想為射鵠與索大人鬧的不睦曾說要上本提參還要帶寫我等為證怒不可解出上廟門今又反請吃飯。聽人說他又惹弄起來作事真叫人測摸不着頭緒既然相請只得前去到臨期之時再辨吉凶不表衆官納悶且說康熙老佛爺祈雨之際奉旨禁屠到處文武官員俱皆奉旨吃素故此施公派人命廚役全用備辦的素蔬素麵再說各官俱往城隍廟而來這內中有位八老爺官名乞爾清厄有位五老爺官名伊昌阿二人俱守備之職彼此同行互相談論走至廟前施公含笑說道眾位老爺施某一時剛舉已至如此回衙自思其為後悔今日特備一席粗疏少伸致意望眾位大人海涵休要介意

施公說道不過幾件粗菜不必太謙望大家休得見笑彼此謙讓將要各按坐位不見索御史在坐施公道歉走不到

申必首為待施莫想不妙氣必須將欽差請來怎樣設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索御史怕添罪

施督臣假審官人

話說督臣見欽差大人未到不即擺延叫施安速取我的名帖到金亭館請欽差大人就請眾位老爺席候索大人駕到呢施安答應出大殿行至雨壇見索御史入宋先到雨壇參拜神像往前行禮施公禮說了幾句客套又與眾官相見已畢齊進大殿茶罷施公讓索御史入坐首席從此讓只得各隨品級坐定施公陪坐陪他們小心潔淨如若齊備就擺上來施安答雁高聲傳給廚房廚役不敢怠慢派人撤茶盤放下酒壺盃筷擺上各式素菜家人俱在一旁侍立施安輪流斟酒督臣坐在末位含笑說道承派臣不無薄酒一盃諸公須要盡量切不可拘泥眾官道大人既賜盛饌美意深情我等何敢自外錯了酒足飯飽不能起身向敢勞大人深讓眾官正在開懷暢飲不表再說坐內有位多六老爺迺正白旗人素常為人心口快最喜奉承愛戴高帽若知他的性氣頑香給他幾句好話你說甚麼都行你說他那件事不能辦他偏要去贖定喎他見施公陪着眾人勤殷相讓又不住嘴的吩咐廚子小心這位多六老爺心裏甚喜大聲言道我等蒙大人賞賜大人不用費心照應只見他說着並不謙讓吸溜溜呴嚙嚙就是幾碗還真爽快狠可巧挨着他坐位有九位老爺係鑲黃旗滿洲人官名懷忠之因叫訛全叫壞種之平日與多六老爺有些戲耍深知多六老爺的稟性今日見他這般鹵安心要給他个皮球鬼戴故意笑着這位達子老爺點頭誇好說這是我門多老爺生成的福大量大我看着吃的實是快來真叫我佩服我出全主意不知多六老爺敢許否我料你大概不過四五碗麵之量你果再吃三碗寬滿我情愿輸他一局美酒五樽矣開署之後奉請眾位作陪仍然在此筵宴吃不了作為取笑你看如何這位達子老爺本性尚傲聽說此言他不思忖能否便滿口應承帶笑道請我老爺作證我如不能加倍認輸眾官齊說有禮施大人吩咐施安叫厨役速端麵上來這位多六老爺本來食量甚大今見施公這等厚情已竟吃的十足了又被懷九老爺這一激復逞能賭勝還要再吃三碗那知連一口尚未咽下忽然哇的一聲連新帶陳張開口一嘔吐了懷九老爺滿臉一身急的九老爺大聲嚷道你只是何苦話還未完將衣服一抖自己也擰擰持不住張口吐了个滿桌子眾官正在嫌憎他一人這示氣味難聞又被惡味一衝忽然都似翻胃惡心難以忍耐登時一个个吐了滿地很是頭暈眼花有隱几而卧的有靠椅而坐的有蹲在地下伏在板凳的等等不一施公看罷連忙大聲喝道這一定是衆厨役粗心滷菜不潔淨故此吃了惡心眾位請坐施某荆個笑話大家聽聽只見施公滿面帶怒叫聲施安去將厨子傳來我要問問他們的口供因何如此施安答應就將廚房人役叫到八名一齊跪在殿臺之上這施公一見故作含嗔用手一指大聲喝道你們這些奴才真好大胆調酒賣麵你老爺曾不住的吩咐為何衆位老爺吃麵之後這樣亂吐叫你們小心還敢如此厨子聽了這一片言詞心中暗道這炎熱天氣小人惟恐蠅蟲亂飛有著仔細留神眾位老爺吃了嘔吐小人們實不知情施公仍不息怒眾官一齊相勸說卑職等是無福消受大人的賞賜求大人看我等面上恕了厨子大人為卑職責罰他們倘後日傳說難聞施公睡罷故意點頭大聲說著不看眾位老爺情面定將爾等重處但只一件施某暗想滿內即便落下一蠅不過一兩位誤食而嘔吐不知

今日為何要是如此。其中大有情弊。我幼年看過續性賦詩。我當回一試。便知分曉。說着滿臉帶怒道。爾等記打一次。速速下去。將眾位老爺吐的東西揀來。我看厨子答應。連忙叩頭謝老爺。既恕之恩。一齊站起。出殿不多時。各持油盤在殿地用盤子把所吐之物俱挑在盤內。每人擎着一塊。走到施公面前。一齊放在桌上。口稱老爺。小人遵命。把各處穢物盡都揀在盤內。請老爺過目。說罷。旁侍立施公。聞聽故裝明白。觀看。但見未化的肉食甚多。驗能對着官。把臉一沉。哼了一聲。復又開言。說道。眾位老爺請聽。施某有一言。並非施某。名事常言。說作子。要老為臣。要忠今。看眾位皆是明知故犯。少不得用本提多言罷。吩咐廚子爾等快將這些穢物撤去。將那肉物等類俱用水洗净。我明日奉明聖上好拿你作證。厨子這纔知用反胃藥。為的是要拿各位老爺錯處。眾官彼此相看。後悔不及。止在慌張無計可施。索御史從殿外擺搖而來。到了施大人面前。不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至尊下郊所甘雨

番僧妄想討御封

話說索御史吃了半碗。賞心腹發悶。連忙吃些檳榔砂仁豆蔻。壓將下去。後來見眾文武一齊嘔吐。便即走到殿階之下。候眾官。吐罷。忽聽施公在裏邊闢話。他領教過施公利害。一聽心中早就明白。走進殿內。至施公面前。滿臉帶笑。尊聲施大人。索某今日在大人跟前。討个全臉。望求大人開恩。恕過。切莫奏聞聖上。不知大人肯賞臉否。賢臣見索御史如此求情。連忙站立。滿臉含笑。口尊欽差大人。請坐。眾位請坐。既都知過。却好這纔施某一時剛暴衆臣。惹生嗔怨。還望涵容。你我既食君祿。心當報答。君恩皇上為國憂民。親自禱雨。用飲素膳。步行入壇。又頒旨。各府州縣偏貼告示。禁止屠殺。我眾文武同受雨露。因應遵皇上諭旨。我們先違背聖諭。何能管理軍民。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眾位既然知過。施某只得看欽差面上。念通家之好。不行深究。眾官聽施公之言。一齊打恭。這纔將心放下。回衛安息。不表。且說康熙老佛爺自頒旨禱雨後。仍不見甘霖沛降。聖心深以為憂。暗想民以食靠天。五穀不能播種。小民何以為生。自古商湯禱雨。桑林引事。向責朕登九五。海晏河清。年豐歲稔。為何這等亢旱。缺雨苦民。莫非朕有失德之處。上帝震怒。警戒於朕。老佛爺。唐氏。錢吉。日齊戒。並不騎馬。坐筆步入大壇。光頭不戴帽。率領文武虔心拜禱上帝。眾文武官員見主上如此。俱都是光着腦袋。跟隨聖駕。就在太陽殿裏晒着行走。五鼓進殿。黃昏聖駕還宮。這等虔心。傳揚天下。軍民無不感念。聖恩浩蕩。替聖上念佛。此時驚動了一個水內精靈。他要借此機會。討一金口封號。好修正果。他算計已定。慌忙化作番僧模樣。寅夜到了京都。得勝門外投在黑守廟內住下。自稱白面僧人。這精靈修煉頗有數百年道術。靈性巧暗。想無由自薦。不能朝見聖王。暗中串通喇嘛僧。外面代他傳揚。善能呼風喚雨。又打點廟主。代他奏明聖上。喇嘛僧受其所托。使委婉奏明廟內有一個番僧。善能祈雨。聖上愛民。因重並不深究。降旨准奏。這黑面僧親手畫了一張法台圖樣。奉皇。萬歲。御覽。聖上龍曰。看畢。降旨將圖交與工部。遣官監驗。照式起造。欽天監選擇吉日。命僧人登壇。如有違誤。交部議處。工部官員依旨。率領匠人在地壇布置既妥。立刻興工。只見圖樣開寫明白。

治台一座。高七尺。面寬三丈。要見方。上要天花。下鋪地平。台下每面放大水缸七口。每口盛淨水半缸。其中各插柳枝七根。台上下四圍。俱是懸花結彩。

眾官吩咐匠人不敢違誤造壇。事候選擇良辰，黑面僧入壇。此詣不表。且說江西廣信府天師洪教真人一日正在丹房打坐。有值日神來至面前打了一恭。口尊法師今有一件大事，只因上帝不降甘雨，真命天子深恐黎民不安，頒旨設壇求雨。驚動一里旗角下一個妖精化作番僧形狀，以法術自炫。聖上降諭強求甘霖，不但無濟於事。徒耗精神，反致招引邪教，暗入京都，惑亂君心。我若隱敝，不奏，豈不害國？聖恩有玷洪教也。即刻吩咐法官、爾等速備應用之物，明日起程入都面聖。朝行夜宿，一路無話。這日來至通州，真人下船，乘轎，法官騎馬，到了齊化門，穿城而過，一直奔至九天宮住下。因恐警走妖邪不去，朝見只好臨期陞見，與僧人晤面。又封牌一面，寫諸神免見。又暗差法官探聽番僧，伺時入壇。問訊已畢，對天師稟道：「後日十三日良辰吉時，番僧上台求雨。萬歲御駕親臨。眾文武一齊隨駕，真人聽能暗想之湏如此。」奏明方為停妥，想罷眼空法官說道：「爾速行安賈，以備朝見。」法官答應。這日正是朝賀之期，鐘鼓齊鳴，笙吹細樂，檀香撲鼻，淨鞭三响。老佛爺駕登龍位。文武朝參已畢，分班侍立。當值官上前跪倒，口呼萬歲三聲。臣改奏我主：「今有江西龍虎山洪教真人來京朝見，願旨定奪。」老佛爺降旨曰：「見龍顏大悅，問道朕未出旨宣召，愛卿家何事來京？」細細奏明。真人見問，連忙叩頭。口尊萬歲，聽臣啟奏，微臣並非擅自來京。臣既食君祿，應當報答。臣因降怪除邪臣之道，也有事隱故，即是欺君。只因京師妖氣甚盛，臣恐王公被邪惑動，為臣不敢不奏明我主。得知老佛爺聞奏，甚是驚疑，連忙說道：「朕降旨設壇，求甘露拯救黎民。正在望雲思雨，朝臣奏聞有一西方僧人善能祈雨。朕即准奏，命番僧求雨，以蘇民困。臣正未聞妖異之說，卿家緣何有此風聞？」可細細奏明天師聽罷，佛爺之言復又奏道：「臣家自漢至今，祖居龍虎山，世掌洪教，蒙恩封正乙真人。臣家世代相傳奉天勅命，每日有值日神輪流聽事。臣在丹房事坐，值日神報臣縕得知情。會天未能下雨，聖上憐民，宸衷切慮。聖駕率領百官，日日進壇禱雨。龍恩遠播，軍民仰望，念佛故，此驚動妖邪潛來，帝闕隱伏。我主若命他求雨，不但無益於民，而且有害稼穡。雨露飛霜，自有定期。年歲豐歉，係奉上帝旨定。天意難測，人力豈能相強？」臣故連夜來朝奏明。聖上赦微臣胆大無旨進京之罪，且說康熙老佛爺，是馬上皇帝，不信邪言。天師奏罷，未免龍心暗想。這清平世界，白晝之間，妖怪何敢變化人形？轉想天師敕封洪教真人，授五雷正印，歷代所傳，保國佑民，斬妖除邪，豈敢妄奏，自尋其罪？朕想那年朝賀，寡人方交十一歲，朕見他童年稱天師，不過是江西一個小童子，借祖上之名，諒他還有甚麼法力？朕要想難他，番着滿洲話叫九梁公鑿過三盃茶來，先賜他一碗。他用左手接過，又賜他一碗。用右手接過，又賜他一碗。朕思他必定放下一碗，飲畢，與內監接去。復一伸手，將空中的茶碗擎在手內。朕只當他一飲誰知他向空中一傾，却未見水點。彼時朕心甚是不悅，以為他賣弄法術，輕視於朕。只見他不慌不忙，遞過茶盞，連忙跪倒，叩頭口稱萬歲。微臣有事啟奏，適因揚州天心府城十字街偶遭天降火灾，微臣傾盆發落了一陣茶雨，已將回祿撲滅。朕想起乘船剛坐在船頭，但見海水波濤陡起，浪比船高，幾乎將船打翻。文武一齊皆驚。朕見他將小手一搖，喊道：「龍神免朝！」一聲未了，水既歸源，波平浪靜。朕因心中甚喜，不枉天師名號。彼時賜些珍珠彩綢，又加公爵以垂永矣。天師回去，約至三年，忽有九個番僧來到朝門，該官奏勝說：「北京迺興隆之地，就只氣脈不通。若能挑通河道，氣脈流行，可以千年永矣。」

固國運日強。朕思奏得有理。一時誤信邪言。將要降旨動工。天師忽然來京。叩頭候旨。朕將他宣至金殿謁見。軍口叫萬歲。微臣伏聞。主上降旨。京師挑通河路。此事於我土國運大有不便。九个番僧廻條。九個敵精。所費我主不可被其蠱惑。朕彼時聞奏問道。依卿如何。將邪物治住。他奏微臣自有方略。此時如用法力擒捉。不但搖動軍民不安。反費費力。我主降旨止住興工。這怪皆修煉年久。其性靈通。知微臣來京。即行暗遁。朕因降旨停工三日。後果然九个番僧不見踪迹。這蟻性事。皆朕所親司足徵。先知之異。今日之事。仔細詳悉。大料着不錯。老佛爺想。想復又慢開金口道。朕承天運。惟恐百姓流離。今因荒旱以致災厄。言據卿所奏。番僧必是妖物化現。不但無益。於民反受其殃。此邏狀不明之故。若非愛卿護國來朝。未免墮其術中。不知卿家有何法術。檢從此怪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張洪教擒拿妖怪

甘中元控告猪龍

却說佛爺聽天師所奏。即欲降旨把番僧擒至金殿。使天師用法力。叫他現出原形。看他是何妖物。天師連忙叩頭。口尊萬歲。曰擒住妖。怪叫他真形。現出方免。鑿我主龍駕事。舉臣自有佛法。求雨以救生靈。天師奏旨。伏金塔老佛爺龍心大悅。叫聲愛卿。果能來下甘霖。普救黎民。朕不負卿。依卿所奏。天師隨眾步下金階。出了舍利阿思哈門。輪大搭過金頂綱。火輪到了內東華門路旁。自人大叫冤枉。嚷着跑到轎前。橫欄去路。跪倒不住的叩頭。天師在轎內沉吟不語。法官一見。連忙說道。你這人好無分曉。天師看罷。轎內聞言。說你這人本爵看來。並非庸愚。難道你不知洪教天師專管擒怪。並不代理民詞。有甚麼冤情。到那有司衙門去告。此時放軍民見有人在天師轎前告狀。一齊擁擠觀看。但見天師轎內說話。那人復又連連叩頭。口尊真人。晚生自幼讀書。世務不明。冒犯法駕。應該萬死。無奈其中實出不得已。只得冒罪。前來懶真人法轎。叩求天師老爺救命。天師聽那人口稱晚生。知是儒門之上。連忙說道。你既是丈人。不必下跪。你且站起。慢慢說你的冤枉。本爵看是如何。那人聽天師之言。尊聲真人。晚生告的是。城西河內瀦龍現有呈狀在此。請真人過目。天師接過。逐字看了一遍。只見上面寫道。

具呈人甘中元。祖居順天府昌平州庚子科舉人。為豬龍肆橫。日田變成澤國事。竊生有祖遺良田數頃。座落在盧溝橋。渾河上梢。距西岸五里。滿門藉此衣食。不意九年前。忽被蛟龍霸據。竟成水族之窟。一家嗷嗷待哺。幾至九死一生。因為此幽冥結怨。含刃數年。捨地呼天。沉冤莫訴。今聞真人法駕到京。冒死奉瀆。叩懇賜天地之恩。施無窮法力。俾孽畜迹滄海。仍復良田。則生合家均蒙再造之恩。萬代啞結不忘。上訴。

天師看罷。詞沉吟多會。叫聲賢契。不必傷心。本爵既接了你的呈詞。自有道理。你今日暫且回去罷。明日不出紅日。速來至觀。本爵自然將你這段事。判个水落石出。甘中元聞聽天師之言。心中暗自惟喜。慌忙起身。連忙用手相摶。說賢契請起。不必多禮。甘忠元只得平身。站起告辭而去。天師見甘忠元去了。仍在丹房靜坐。吩咐法官收拾上兩壇的法物。隨鴛鴦大番僧法官應聲而去。不表。口見守門軍役前來疏倒。啟稟真人。昨日告豬龍的人。求見天師聽罷。吩咐法官到觀門首。將甘舉人叫進來。法官答應而去。不多時一同。甘舉人來至丹房。甘忠元見真人深打一恭。將要屈膝下跪。天師連忙攔住。吩咐叫人看坐。親

外歸鑑亞似鋼針滿身穿着全是皂色尼笠軟靴打着裹腿宏昂走到天師一旁站住一語不發躬身侍立甘忠元看龍心中納悶暗想南方人多是生的清秀何為如此這樣凶狠正在猜疑之際只聽天師說道甘賢契到此是客心須先敬頭碗茶方顯本爵恭敬聖門弟子這甘忠元心中正在不解其意只聽天師說道甘賢契請茶甘忠元將茶飲畢大漢氣沖沖的接了茶碗手托茶盤揚揚而去天師說道方纔送茶大漢你果認識此人否甘忠元回說不識天師說道這就是你的對頭渾河豬龍本爵將他拘到一者判斷此案不能據聽一面之詞二者使他獻余與汝作為陪禮賢契自此言語須要謹慎不可再為毀謗龍王一本爵看來應該是冤消難滿目前雖然遭困將來自首升騰之日與本爵同為一殿之臣須加奮勉修德為善你的田地候明日開河之日自有分曉絕不能短少方寸地近河岸更須敬重河伯龍神果然虔心供佛自此家門清泰地畝豐收非是強派汝事敬龍神本爵賜你既然判斷呈辭總要公平正直為是賢契須要牢記甘忠元聽畢站起告辭送出觀門且說真人見甘忠元去後將法官叫到丹房問道嗣等將兩壇應用的法物可曾審備法官答道俱已備下真人一回手取出五道靈符未知天師如何擒妖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張洪教暗進雨壇

變和尚明警世界

話說洪教真人將甘忠元告豬龍一案辦明吩咐法官明日到妖僧祈雨之期陪駕進壇。這黑僧相會須要留神各按方位守住汎地。候那僧上台即刻把符號化在龍廷伴主爾等十萬子細莫要驚動聖上那時攝住番僧也顯洪教術等目不時萬獸駕到午門眾人跪接山呼已畢一齊相隨御筆真人隱在眾人之內前報後擁出了正陽門霎時逢了雨壇到了龍棚佛龕下量升了寶座眾文武復又參拜分為左右侍立此時番僧尚未來到天師全法官進壇暗中佈置齊畢候着番僧登壇好焚符咒此話不表且說聖義村三官廟後和尚自從觀音菩薩與善才童子點化授了金字真經因他的根基本深一至夜靜便有神人指教不上幾月工夫不知不覺悟醒的萬法皆通說的禪語俗人全都不懂的這夜至三更時他在三百殿中靜坐參禪圓覺之際毫光四起竟將廟內照的通紅村中人皆以為廟內失火火光冲天眾人約聲說道咱們住廟裏看看到底是何緣故一全走至廟前門却未閉一齊走入打算要問問後僧走到殿前只見後和尚亦着青體獨坐三寶殿供桌之上閉目沉睡渾身是汗此時正在隆冬天氣甚為寒冷他乃赤身大汗淋漓眾人看罷說道有些奇異從此合村人無不供奉到次日蚤起合村人約聲老少男女同奔到三百殿內見了後和尚一齊叩拜後僧一見先後笑了。一陣瘋癲顫顫眼望眾人說道我的佛你們都是胡鬧要祈雨該求龍神求我會下雨要求我本勢只會吃齋雨已眼下就到我要禦着烏雲入山去找龍神那時你們求他我的佛滿嘴胡念了幾句復又傻笑了。一陣眾人俱不懂他的話但見他放倒身子仍是酣睡打起呼來眾人貢了一齋讚歎互相報喜走着彼此暗罵禪師可惡後和尚見眾人去後到了天晚功課已畢至次日清晨把老和尚留下的

破衲頭斜披肩上手拿木魚舉步出廟回手倒扣廟門。因感莊主之恩繞莊走了三遍高聲朗喧佛號又將木魚敲的响聲振耳。念了幾句偈語道 龍天不慈悲 晴天大日頭 要祈甘露降 還得善人修

聲音不斷。僧行念了三遍招引大聲亂咬。此時天氣尚早。村人俱未起來。夢中驚醒。各不解。及至起來。尋覓。僧行踪影不見。被村人納悶。且說僧行和尚圍村念罷偈語。又到他父母坟墓之上。鑿了幾個頭。兩腿如飛。竟拍奔通州北關。不多時到了關口热闹處。一邊走着。手敲木魚。一面高聲念道。

要相逢不相逢。誤進繁華一座城。天公不怒不垂淚。塗炭生靈心不公。僧行不憚不靈。前生注定難變更。這方人也識透阿彌陀佛。天下安寧雨便傾。

僧行念這幾句原隱着方人也。三个字當初賢臣作江都知縣。假扮道人私訪。將施字拆開。號稱方人也。今僧行安心得。顯應。發覺賢臣。故把這三字編成口號。滿街念佛。軍民不知以為妖言。俱不在意。此時施公仍是每日同合郡文武齊集。城隍廟祭神。驛雨衆官正在拈香已畢。忽聽廟門外敲的木魚連聲。响亮。口裏念的聽不出是念經卷。是詩詞。眾官全不理會。惟有施公聽他念的有因。不覺心內懷疑。將欲派人去看。忽聽誦的又改了話語。施公與衆官復又側耳細聽。只聽外面大聲念道。好哇。

先不談

我不傻來又不獸

昊天遣我下瑞階

世人不公心太狠

感不動龍天淚下來

方也人

不明白

不拜靈山好怪哉

阿彌陀佛

可笑你

再遲時我轉天台

僧行在城隍廟外喊。賢臣在廟內聽的甚為真切。又聽木魚打的很響。只在廟前來回朗誦。眾官聽了。俱都不解。仍去閑談。施公心內暗想。忽然醒悟。說哎。這內中分明隱着方人也。三字應。我初任江都縣。暗訪五虎惡棍。路途甚遠。此人如何得知。施公相羅暗自認道。何不叫他進廟。內盤問盤問。叫聲施安。你去把那喊叫之人叫他進來。施安答應。走出廟門。外面大聲叫道。僧人。我們老爺喚你進廟。有話說。你快隨我。去。僧行聞聽。也不答言。隨着往裏。便到了大殿之外。即使立住。賢臣與衆官在殿中。閉目觀瞧。怎生模樣。有詩為證。

蓬髮赤足真不堪

破爛衲衣身上穿

慈相面上油泥厚

點頭僧行代禪癩

虱子渾身爬又滾

斗大木魚掛

胸前化現所為求甘露

安心醫體施不全

借此為由欲達道

可嘆迷人參不透

真假不辨到笑談

施公與衆人看罷。俱不知何意。當着御史和尙看侍。衆官因知施公最難說話。俱不多嘴。暗暗私笑。施公叫聲。僧行。你進廟來。我有話問。但見僧行廟外答應說來了。特來問你。何必問我。說着。風塵癩。癩癩來至殿內。那種氣味。令人難聞。衆官各掩鼻。躲到一旁。施公只得閉着氣。問道。你這僧太也膽大。方人也。三字原是我的姓氏。拆開。因在江都縣任上。暗扮道人私訪惡霸。你因何隱在禪語之內。細細說來。僧行見問。說道。不用究問。聽我說來。

你說你忠

不算忠

你說你奸

不算奸

好哇

忠奸二字難分辨

攝取提鈔入私囊

忠奸奸

施公聞聽。隱心不覺胸中惱怒。高聲大喝。我聽你這瘋僧。滿口胡言。就該掌嘴。衆官見賢臣發怒。俱替僧行擔怕。那僧行和尚却全無

懼色。仍又微笑。此時施公見他這等形狀隱語之中。似有奇異連忙問道。你要求雨麼。便大笑道。那是我的首戲。施公聽說罷了。能夠求雨。恕你無罪。若要無雨。一定重責。不恕。施公與眾官談論。口聽空房內把木魚敲得連聲的响。趁聲慙語跪下宣讀佛號。眾人聽着。都甚是驚。到了天晚。賢臣與眾人議論。都不回衙。就在城隍廟過宿。候着明日午後應驗。否此話不表。且說正乙天師隨着耶駕到了雨壇。吩咐法官諸事備畢。仍然退在文武班內。聖上在寶座上。閃龍目觀看。但見正面高台一座。搭造得甚是齊整。懸花綺彩。法台上下一概應用之物俱已備好。甚是鮮明。蒙古包搭在台後。還有許多喇嘛穿各樣套頭在那裡正候着。金僧萬歲看罷。傳旨宣天師問話。真人連忙越眾上前跪倒。老佛爺問道。今僧人上壇。不知卿家怎樣行事。真人人口呼陞下降旨。令僧人登壇。臣自有法術擒他。萬歲聞聽。說是卿家暫且退下。朕自有道理。真人仍然隨在殿內。文武官員之後。此時吉時已至。香僧來到聖上。傳旨命通事問僧人。甚時登壇。何時落雨。可以落幾個時刻。通事官領旨回身。行至蒙古包搭。見裏面。僧問明復到龍棚回奏。萬歲說道。奴才訛明僧人。他說辰時登壇。已刻布雲。午時落雨。可以落到日落黃昏。可曾足用。萬歲准奏。傳旨命僧人上台。僧等從台後上了雨壇。老佛爺在龍棚對面看得甚是分明。但見香僧重眉大嘴。黑面紅鬚。身體矮胖。大壯。累堆長的甚是凶惡。又見他上了法台。對龍棚謝了恩。退在一旁。令眷眾喇嘛繞台已畢。好去作法。眾喇嘛鑼鼓齊鳴。猶如高祝。守雍和宮黑黃寺打鬼的一般。眾眾喇嘛扮作二十八宿九曜星官。今日香僧求雨。眾喇嘛穿用。那些物什。為的是顯着威風好看。聖上看罷。一扭龍頭。暗自傳旨。叫聲張楚卿。你看香僧胡鬧。求雨要這些何用。真人見問。連忙跪倒。口尊萬歲。香僧如此無非枉勞氣力。他如何能求得下雨來。臣啟我主容臣前去作法。以擒妖孽。恕臣慢君之罪。佛爺說休。令妖僧走脫天師。復又進了龍棚。回奏道。臣啟我主。微臣俱已備妥。大約妖邪插翅難飛。少時我主自明。香僧是何怪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眾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駕

話說香僧原係水族之物。窠巢同類。甚是其居。水深十尺。即世所傳海眼。方近之人。時見有水怪出現。都不敢近岸窺探。那裏壇精怪尚有道行淺的。因未能變化。只在沿內埋頭不敢出來滋事。這香僧未求雨之先。曾與眾水怪計定。說是天下乾旱真命帝王。憐民望雨甚切。趁此機會。討一金口封號。日後得成正果。愚兄前去。只要感動人王。帝王事必可成。如到求雨之時。眾位助我一陣風雨。不必論。本苗損益五穀生與不生。但能應點。搪塞過聖朝天子龍心。一悅。必然欽加封號。愚兄果能得了好處。必要攜帶眾位一齊飛升。同入仙班。眾水怪聽說。落了一場雨。受了御封。便可成仙。俱各歡欣無限。叫道。兄長口管前去。却說那怪聽罷。龍同類之言。方化作香僧形狀來投黑守。並未見着天師來。京故此任意胡爲。他要早知天師在此。夢說還來。登壇也就潛逃遠遁了。只因他雖修煉多年。可以化人形吐人言。但只一休。他雖聞知洪教真人之名。未嘗會遇。洪教真人之面。他又無人去對他言講。所以他不能知道。這香僧又自覺一概安置不得。眾朝臣又不識他的根底。誰能破他的虛誣。所以他登壇之際。竟大着胆。賣弄猖狂。且說香僧分派兩壇上擺設的甚是齊整。只見香僧上了壇。先向龍棚行叩頭之禮。隨後椅上坐着。眾喇嘛各打鐘磬。敲鼓順着雨壇。繚了三匝。敲打的聲音。枯耳言語。都聽不出來。香僧趁着音樂嘈雜之際。連忙又從左邊椅上站起。行到正面。向北稽首。禮畢見他又將簽搖了三下。口中念了幾句。如鳥語一般。也不知是經是